

《离骚》今译质疑

——与文怀沙先生商榷

徐志啸

文怀沙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,他的屈原系列作品今译丛书(总题名“屈骚流韵”,包括《屈原离骚今译》、《屈原九歌今译》、《屈原九章今译》、《屈原招魂今译》;本文为行文方便,文中一律用“今译”,不用“今绎”)影响广泛,据丛书“出版说明”介绍,这套今译丛书曾被不少海内大家、名家所推许。笔者出于专业和兴趣的双重因素,专门买来该套丛书认真拜读,却发现,似乎实际内容(主要指《屈原离骚今译》)与“出版说明”介绍的文字颇有些距离,忍不住提笔,写下了若干读后文字,以求教于文先生,并望海内外方家教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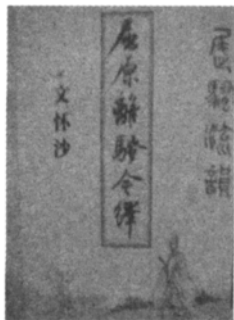
对屈原的诗歌作品,现代学者也有不少做过今译工作的,例如郭沫若、陈子展等,他们的译诗,或侧重诗句的流畅,或侧重诗意的本真,但前提都是大体上不走样——力求诗意准确(当然也有可讨论斟酌的余地)相比之下,似乎文怀沙先生的译诗问题比较多。

以下针对《屈原离骚今译》一书中出现的问题,发表个人拙见,指出今译文字中笔者以为不明确或欠妥当之处,具体行文顺序为:先《离骚》原诗句、次文先生今译、末笔者按语(《离骚》诗的主人公实际即是诗人屈原自己,《离骚》是一首带有自传性的抒情长诗,故本文中对诗篇主人公多以屈原称之)。

一、纷吾既有此内美兮,又重之以修能

文译:我既然具有美善的内在,同时更有超绝凡人的奇才。(文怀沙:《屈原离骚今译》,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,第6页。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。)

按语:前半句没能将“纷”字译出,这里的“纷”表示多,作者将其置于句首,是一种强调突出的用法,类似手法在屈原作品尤其《离骚》中多见。“内美”解释为先天(内在)的美,似更好些。问题主要是对后句“修能”的理解和今译。“修能”一词,历代注本的释义分歧较大,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谓:“修,远也。言己之生,内含天地之美气,又重有绝远之能,与众异也。”洪兴祖《补注》谓:“故有绝人之才者,谓之能。”朱熹《楚辞集注》释“修”为“长”,与洪兴祖说基本一致。王逸、洪兴祖、朱熹对“修”字的理解,似乎都受了“修远”的影响,林云铭《楚辞灯》的解释考虑到了整篇《离骚》诗中的一系列带有“修”的词,他说:“下文许多修字,俱本于此。”这就是说,我们解释和理解“修能”,要和全诗中出现的多个带“修”字的词联系起来看,才能得出比较切合本



意的解释和今译。对《离骚》中带有“修”字的词,笔者专门做过统计,共有 18 个,而其中仅“好修”一词就出现了四次。这些带“修”字的词,除了“修远”中的“修”意为长、漫长之意外,其他几乎所有的带“修”字的词都与“好修”有关系,即与修身有关,故而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“楚辞余论”说:《离骚》“盖通篇以好修为纲领”。笔者以为,相比之下,对“修”字的释义,清龚景瀚《离骚笺》的解释更接近本义:“修,《说文》曰,饰也。《玉篇》曰,治也。其义当与《大学》修身同,训为修饰、修治俱可。下文修名、好修皆因此。”假如“修能”释为“超绝凡人的奇才”,那如何解释同样带“修”字的“修名”、“好修”呢?“修”在这里显然应作动词看,修治、修饰,也即修身之意。可见,“修能”即修饰容态、修治容貌,当然这里的“修”,包括两重含义——外表外貌的修饰和内在道德人格的修身,屈原在诗篇中其实是一语双义的,我们联系下文的描写即可清楚,他紧接着的便是用香花美草修饰打扮自己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”这些香花美草,既是美好的装饰物,也是美好品德的象征,正是因为屈原“重之以修能”,才会在先天美丽的基质上再修饰自己,使之更美丽,这也正是屈原创作的高明之处,体现了《离骚》诗的艺术魅力,让读者可以仔细体味。

二、抚壮而弃秽兮,何不改乎此度?

文译:你应该抚惜自己的少壮——扬弃羞辱,干吗你不能改变你那旧有的态度?(第 10 页)

按语:前半句句首漏了“不”字,估计文先生依据的是《文选》的本子,《文选》没有“不”字,其他本子大都有“不”字。问题是没有“不”字,意思容易曲解,既然能够“抚壮而弃秽”,那又何必“改乎此度”?洪兴祖《补注》解释前句是:“谓其君不肯当年德盛壮之时,弃远谗佞也。”文先生的今译没有了“不”字,意思不免就走样了。其次,后一句的“度”字解释“态度”恐怕也不确切。这个“度”字本意应该是法度,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,是掌政的尺度,诗人在这里其实是劝导君主,既不在“年德盛壮之时”“弃远谗佞”,为何又不肯改变这些惑误的法度?文先生这里的今译恐怕难以达意。

三、反信谗而齟怒

文译:倒反相信别人的毁谤,毫不考虑地大发我的脾气。(第 15 页)

按语:齟怒,在这里译为“毫不考虑地大发我的脾气”,似乎语序上欠通顺。人们一般说,对谁大发脾气,而不太说大发谁的脾气,后者在现代话语习惯上恐怕不太通行。这里改成“对我大发脾气”,或许更好些。

四、伤灵修之数化

文译:伤心的是你的意志,老是不可捉摸。(第 17 页)

按语:将“数化”译为“不可捉摸”,只能说包含了一部分意思,不完全准确。“数化”的意思是指多变、不时地变化,这个意思客观上或许有给人“不可捉摸”的感觉,但“不可捉摸”并不等于“数化”(多变),如含蓄内敛或阴险深沉,都可以让人感到不可捉摸。另外,这句诗说“意志”“不可捉摸”,也不太合乎情理。其实,“灵修”——君主“数化”(多变)的是他的立场、感情、态度,这些使主人公(屈原)很感伤心,而不是“意志”。

五、虽萎绝其亦何伤兮?

文译:我并不担心这些草木的枯萎零落。(第 19 页)

按语:此句应译为——即使这些草木枯死了,那又有何伤心的呢?也就是说,诗人决不会因为这些草木的枯萎而感到忧伤。这句诗其实不存在担心不担心这些草木枯萎的意思,文先生曲解了“伤”字的含义。

六、謇吾法夫前修兮

文译 我是这般诚恳地学习着历史上伟大的人格。(第22页)

按语：“法”文先生译为“学习着”，不太妥切，最好还是译为效法。问题主要是“前修”，文先生译为“历史上伟大的人格”，其实，《离骚》诗中提到“前修”不止一次，都是指的前贤——前代圣贤人物，他们都是屈原心目中的伟大历史人物，是他所希望要“效法”的对象。诗人这里所指的效法对象的内涵，恐怕不仅限于人格一个方面，还应包括这些伟大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行、不同于世俗的思想情操等，如仅仅指人格一个方面，恐怕有些偏了。

七、固世俗之工巧兮

文译 固然，当时这批庸俗的人们善于取巧。(第26页)

按语：“固”这里译为“固然”，并停顿，似不妥当。“固”在此句中是指本来，说这帮世俗小人本来就是工于取巧之徒，正由于此，他们才会“偃规矩而改错”、“背绳墨以追曲”、“竟周容以为度”。这句“固世俗之工巧兮”紧接了前两句：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。”如将前后句子连读，可以发现，其意思是一以贯之的。诗章后面还有类同的句子：“固时俗之从流兮，又孰能无变化？”意思与此句相似，文先生也将“固”字译为“固然”了。

八、依前圣以节中兮

文译 且按压我自己，我要依靠历史上伟大的灵魂。(第40页)

按语 这句王逸的解释比较确切：“言己所言，皆依前世圣人之法，节其中和。”意思是说，自己所说的一切都要按照前世圣人之法，这可使自己能刚柔中和(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谓“节中”是“节刚柔得中也”可作参考)。

九、跪敷衽以陈辞兮

文译 我跪在自己的衣角上，虔诚地申诉。(第50页)

按语 文先生对“跪敷衽”的今译漏了“敷”这个动词。“敷”，布的意思，即铺开，衽是裳际，即下半身衣服(古人亦称裙衩)的边际，或谓衣裳之角。此句译文应该是：我跪在铺开的身衣角上，虔诚地诉说。

十、望崦嵫而勿迫

文译 纵使望见你的老家——崦嵫山，也别匆促地沉落。(第53页)

按语：“勿迫”在这里的意思很清楚，不要迫近，也即不要靠近，迫，迫近、靠近。怎么会是“别匆促地沉落”？前一句说的是“吾令羲和弭节兮”，意思是我命令羲和(太阳的御使)慢慢地驾驭行走，怎么后一句会变成太阳本身要“匆促地沉落”了呢。

十一、吾令蹇修以为理

文译 且吩咐钟磬清越的声音，替我提亲。(第63页)

按语 这里的“蹇修”译为“钟磬清越的声音”，令人不可思议。文先生为这个译解专门有个注释说明：旧解多以为蹇修是人名，乃伏羲氏的大臣。闻一多则解蹇修是口吃的人。余杭章先生则认为：“蹇修为理者，谓以声乐为使，如司马相如传所谓以琴心挑之。释乐：‘徒鼓钟谓之修，徒鼓磬谓之蹇’，则此蹇修之义也。古人知音者多，荷蓑野人，闻击鼓而叹有心，钟磬可以喻意明也。绎文从之。”笔者以为，理解这句诗首先要看上下文，诗人这部分内容所写，乃是求女的过程，他想方设法要寻找到理想的女子，苦于自己找不到，只好求助于媒人，“蹇修”即是其中一位媒人，“以为理”即以他(蹇修)作为媒人，这是诗人下的命令。既是媒人，便应是人，而非其他，如若这位媒人试图借助他的乐器所发出的美妙声音来打动说服对象，那也是靠着这位媒人自身的演奏技巧或美妙乐思而有所寄情，并非乐器发出的声音本身可作媒人——须知，

闻声而动心的女子也要见到郎君才能答应,而没有中介者,她如何与郎君晤面,让何人从中“为理”?令声音作为媒人,想象是丰富的,但恐怕有悖常理。

十二、时缤纷以变易兮

文译 时间是如此错综多变。(第 84 页)

按语 这句的问题在于“时”字的释义,文先生释为“时间”,这显然有误。第一,时间怎么会错综多变?这是个常识性错误。时间本身只可能按着客观规律有序地变化——白天和黑夜交替变化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既不会延长,也不会缩短,既不会变快,也不会变慢(当然从严格的科学观点上说,由于太阳运动、地球的公转和自转等因素,时间每年会有人们很难察觉的微小变化,一般人单凭意识很难感觉得到),除非人自身的感情或感觉发生了变化,他或她认识辨别时间时,会主观地以为它在变快或变慢。第二,这里的“时”字,应该是指“时局”或“时势”,即屈原所处的楚国当时的国家和社会局势,这确实是错综多变的,导致其错综多变的因素很多,主要是君主的旨意和态度的多变、臣子们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、屈原的弟子们立场态度的变化,等等,这使屈原不得不感到,时势真是令人不可捉摸——错综多变。

十三、莫好修之害也

文译 只是由于他们不肯自爱的结果。(第 85 页)

按语:“好修”应该如何解释?是“自爱”吗?这句诗的前面部分说的是屈原的弟子们,从昔日的芳草变成了今日的萧艾——毒草恶草,屈原感到很痛心,但又毫无办法,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那么,导致芳草变为恶草的原因何在?屈原认为,关键在于他们不“好修”,也即是“莫好修”“害”了他们。那么,是谁叫他们不“好修”的?当然是他们自己。“好修”的含义是什么?是“自爱”?不,本文前面对“好修”作了解释,“修”既是指外表的修饰,也是指内在的修身,“好修”自然主要是指内在的修身,也即对自身道德品质和人格情操的修炼,对此,屈原认为,要达到的目的,不仅自己要喜好修身,而且要时时、处处地注意加强修身养性,这样才能保证自己永远保持洁身自好、不与世浮沉、不同流合污,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。

十四、国无人 莫我知兮

文译 没有人的祖国,自然会有人能理解我。(第 100 页)

按语:“国无人 莫我知兮”这句话实际的意思是:国中没有人啊,没有人了解我、理解我。“莫我知”,意为莫知我——不了解我,不理解我。原句不是说这个国家一个人也没有了,也不是这个祖国没有人了,而是这个属于屈原的祖国,居然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、理解他,为此,屈原感到无比的痛苦——他在全诗的结尾,不得不发出痛苦的感叹!文先生说“没有人的祖国”就令人不好理解了——这个祖国没有人了,还谈得上有人理解吗?果真祖国没有人了,没人理解不是很正常吗,何必多此一举地发感慨呢。

以上所举之例,只是拜读《屈原离骚今绎》过程中发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,此外还可举出这本《今绎》中其他不少欠妥切之处,例如,“皇览揆余于初度兮”今译为“为了我的生辰,我的父亲曾作一番考究”(第 6 页);“国众芳之所在”今译为“所有的贤者都被网罗在一起——馥郁芬芳”(第 11 页);“终不察乎民心”今译为“老是不能了解人民的企图”(第 26 页);“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”今译为“灵氛既然给予我正确的启示”(第 88 页),等等,它们或今词不达古意,或用语过于现代化,曲解了本意,总之,译诗的实际结果难以令人首肯。

从事古籍今译工作对于普及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,应该说能起到很好的作用,尤其在今天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时期,但是我们也应看到,毕竟像《离骚》这样的作品,一方面离我们今天的时代比较遥远,文字上存在不少难读难懂之处,不免会给今天的一般读者、特别

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带来困难 ;另一方面 ,《离骚》是首诗歌 ,诗歌今译比一般古文今译更难 ,更不易讨好 ,它不仅要做到能准确地传达古诗原意 ,还要文从字顺 ,读来朗朗上口 ,最好还能不失古味 ,避免现代化气息太浓 ,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古诗今译工作时需要下深工夫 ,认真推敲 ,谨慎细心。

文怀沙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专家 ,是学界的老前辈 ,他对楚辞的研究与普及曾做了很多工作 ,成果丰硕 ,贡献良多 ,名扬海内外 ,笔者作为晚辈 ,在此斗胆所言 ,实乃一孔之见 ,恳望文先生与海内外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,以共同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。

- ①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该套丛书(2005年版)的“出版说明”中写道 :“这套《屈骚流韵》中的‘九歌今绎’、‘九章今绎’、‘离骚今绎’ ,曾分别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,而‘招魂今绎’亦曾刊于1962年《文史》第一辑。诸书为繁体字本 ,分别由郭沫若、游国恩、钱钟书校订 ,面世后 ,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,并深得各界权威人士之首肯。毛泽东、柳亚子、郭沫若、胡耀邦、钱钟书诸公虽已先后谢世 ,但他们对文氏楚辞绎文之推许 ,至今仍被传为佳话。”

(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)

责任编辑 宋蒙

·书 讯·

《中国评剧发展史》

秦华生 主编

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8年12月出版

《中国评剧发展史》作为一部评剧史学专著 ,全面、系统地阐述了评剧形成、发展的历史和规律。该书将评剧发展历史分为发生、形成、繁荣、衰落、复兴、沉寂、新时期七个阶段 ,并以此作为全书的构架。《中国评剧发展史》以清末至近代评剧发展为主线 ,以丰富的史料、充足的论据 ,揭示评剧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 ,以宽阔的视野审视历史资料 ,诠释评剧求新求变及借古讽今的民主意识。它既是评剧发展史的概括 ,也是评剧艺术理论的总结 ,对评剧艺术的发展 ,有重要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意义。书中阐述了评剧作为综合性的舞台艺术 ,由多种艺术元素结合而成 ,其中主要以音乐的独特性 ,构成剧种的本质特征。作者在撰写中特别注重相关文献资料的准确与完整 ,可读性强 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在诸多戏曲剧种史著中 ,该书是不可多得的既有思想性、学术性 ,又以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为特色的一部学术专著。

全书 372千字 ,定价 :48元。